

她曾經幼小



黃慶峰/醫學88級、神經科

星期日的早晨，我獨自於城市的一隅，思念著妳們。

初夏蟬鳴的季節，我和妳的照片一起，在書房。

醫訊向我邀稿，當時我正沉醉於升格為人父的醺醺然中，滿口答應下來，如今提筆卻陷入苦思。仔細算來，自成大畢業恰好屆滿五年，小東路上的鳳凰木與阿勃勒，此刻不是繁花似錦？

妳最後選擇以剖腹產的方式來到我們身邊，護士將妳由保溫箱抱到我眼前時，妳既不哭鬧也不沉睡，只是兩眼晶亮地四處張望，讓我預備好的台詞絲毫派不上用場。（原本要慎重對妳說出：“睜開雙眼，觀看這個世界。”）

完全無法設想。

我有些震懾，沉默地凝視妳揮動雙手，被我的父母圍繞……

去年中秋，我們得知懷孕的消息，從普羅旺斯回來之後。臺南的秋天還感覺不到涼意，第一次看見米粒般大小的妳安睡在媽媽的子宮裏。

必也正名乎。

我翻閱辭海，決定將來妳名字中有個聿字。聿是古代書寫的工具。我送妳一枝筆，希望秋天到來的妳，有著秋水的沉潛。



“那是初秋葦稈製成的筆，隨著南飛的雁群，在秋水不興的江面，靜靜寫下人字。”

名字是父母送給子女的第一件禮物，我戒慎恐懼。

然後，第一次聽見心跳，妳的軀體逐漸成形。

有一天，我們由圖書館出來，在理工大道上散步，秋日正午的陽光並不惱人，一對夫妻小小的幸福。一個小男孩，三四歲的年紀，對著空中旋舞而下的黃葉，瞠目結舌，久久不能言語。

妳也看見了嗎？

生命充滿驚奇且充斥在生活周遭，只是被忽略。

之後，生活在期待新生命的喜悅與對未知的憂懼中度過。

因愛生懼。

我對妳母親說，生育是上天將人